

嘉慶寧國府志

寧國府志卷二十三

藝文志

文下

國朝

上操撫部院請改折黃連書

孫襄宣城人

寧郡黃連一解歷代相沿止徵折色前朝隆萬時每觔折銀八分計價派田催課絲忽後加至每觔三錢載入條編亦每觔僅一毫有零卽明季儀曹割付所稱徵納本色究仍於三錢之外稍稍議加從未採買百觔五十觔馳驅解部者賦役全書部院批回昭然可據

本朝廓清江南丙戌稅租粗辦丁亥院道定制解北藥材二十二味均從寬假戊子己丑小民安於四分六厘之編折輸將屢勉庚寅臺檄下頒陳邑令未查舊冊臆詳估價遂有加派之請然如派數懸天壤陳令竊知時勢艱難萬萬不能收納在任三載毫末未徵今春縣示忽張通邑如駭卽就宣城言之

如牛夏乾葛前胡茯苓桑白皮等項二十一味照依原額經制冊定價總計新增止一千二百餘兩特黃連一項以舊額一百七十兩之折而經制加至百倍有奇且現應本年惟正之供而併徵五六七遞加之派縱有司筭楚日敝米珠草禿之日其能空拳應乎戶部移咨謂積年黃連未經解至正項錢糧歸之何處蓋不過守故冊稽編稅於郡邑耳未嘗較價川連爲寧民自有生命以來創此厚科也幸遇老祖臺軫恤民瘼陽春徧達莊衢頒定田式不使郡邑絲忽病於民間千載一時何能纖然痛念民生孔蹙地產告窮寧郡距關二千里距蜀四千里安能以不毛之貢遙遞而盼踰江涉海之商航况際恩赦維新若蘇杭織造山陝絨絨橋諸解俱屬本色倘通悉寧屬六縣此解舊額五百一十兩今新增合計六屬共五萬五千有奇併疊五六七與本年算之於是一年之中勒限完納新增二十一萬有奇廟堂聞之必爲色動伏懇廣朝廷浩蕩之仁全億兆膏隨之吸或矜從舊制或量加酌議稽疏特請移咨部曹爲民力遂不致呼蒼籲昊之嘆有賴連莫控之苦襄與合邑童叟薰祝萬年矣

修城記

王同春

宣城知縣

宛城東北面大河西南臨山谷延袤近十里雉堞漫衍包經
原隰以設險洵巖邑也近且兵荒賴仍號罷邑矣不堪以力
役征順治辛卯夏雨淫西南城圯址陷地者數仞廣四十餘
丈越數日西月城告圯東南陽坡山城復圯舉邑愕然莫
知所措太守管公進余而言曰城重務也四郊多虞不可以
旦夕緩而費且不費民力竭矣帑有銷銖宿儲乎富奈何請
於上加派不可謀於衆編富氓不可亡論貧富家括一錢又
不可抑守與令有土者也不可以緩余曰謹受教其盡汰諸
浮費區畫以鳩工公復進余而言曰今將形民之力而有醉
飽心喪以濟矣假令先徵費後償價必無以應余曰謹受教其
儉必無以應董之胥吏弗躬弗親又無以應余曰謹受教其
息訟緩徵尼我公以從事蓋公之爲治精明簡當多惠政事
罔大小余必咨焉授余方畧甚詳彼此各捐俸橐多土料理
既推赤心以與甕工約給爾價以資爾陶爾其毋窳毋廢與
匠石約給爾餽以贖爾膳爾其毋惰毋偷復糞粟以頒徒衆
每役日給米一升及蔬鹽之費罔不詳盡衆咸樂事赴功恐
後公復乘朝考夕糾之暇率余躬親臨視更其老弱節其勞
苦問其飢寒而嘆咻之日傍暮方返於是人感公之忠誠益
競勸子來乃刻木爲樁甃磚爲壁而灌灰以實其中增卑倍
薄雉堞幾幾矣計西南修築廣四十丈餘陽坡山城廣三丈

餘西月城廣五丈餘用磚料灰料木料凡十萬有奇工始於辛卯夏成於壬辰春是役也官無額費皆設處爲功以民力不以民財是以衆庶爭先成功不怨豈惟不怨且驩然卒終始矣余不佞從事雖勤非奉教我公無以及此豈非其澤有堪不朽者歟工甫告竣會公晉汝南藩憲以行宛人士爲謀俎豆樹去思者不一而是役適成爰刻石以垂永久云

奉楊明府論復鄉兵書

許允成

南陵人

一切照臺疏以國用不足請裁撤分鎮地方兵馬以省供億萬一有事申飭有司訓練鄉勇自可固圉其意原主徹兵非增兵也地方原鄉勇在城有民壯弓兵在鄉有子弟民兵訓練之法在城則有司捕官操閱在鄉則有保正甲長演習在城者防城在鄉者防鄉即古昔寓兵於農之意固圉之策莫善於此明季因四方荒亂始設鄉兵每里養兵十人計八百餘人每一兵科派工食銀十八兩歲費金錢一萬四千餘兩民間撥筋剝髓以供兵餉而充鄉兵者皆異鄉及本境無賴之人止知嚼民不知堵賊地方無事則結黨魚肉有事則乘機擄掠民受兵害無處申訴幸遇操撫部院李公洞悉厥害盡行革去數年以來始得安枕今年歲近豐四郊無警無故復設鄉兵徒爲擾民絕無實用前覆不遠豈堪再蹈伏懇老父

母以愛民爲心詳覆院道體察臺面本意申明舊典務收訓練實效無滋設兵巨害合邑不勝感激

題請黃連全折疏

鍾有鳴

巡按

爲寧連年久不產遠方購覓維艱仰祈

皇上法

古絕今信孚四海錢糧項款悉照萬厯年間徵派誠唐虞再

見舊姓欲略臣巡歷寧國府據該府六縣紳衿耆民劉維仁秦鳳儀等連名呈稱寧郡古稱宣州方書所謂宣連唐宋入貢元朝罷之洪武定制太平縣歲進正貢四十斤至萬厯年間裁減其半止折色二十斤徵銀六兩其宣南五縣歲派黃連一千七百觔每觔折銀八分後酌照蘇湖常價每斤加足三錢派於六縣徵銀解部此萬厯年間全書并順治五年以前會計可按也向操撫具疏人告部覆尙徵三分本色之一但五縣原非所產卽太平一縣舊歲土連根已挖絕植今楚蜀道使採買維艱徒累血比懇念窮黎爲民請命改折庶輸將無誤民困獲蘇等情到臣隨行徽寧道查議今據該道孫登第呈稱照蒙前因循行寧國府勘查續據該知府秦宗堯申稱府屬黃連不惟數買抑且難解太平縣土產旣絕宣南等五縣採辦尤艱所有應解一分本色黃連情愿照布政司

十三年定價每土連一觔價銀三兩二錢全徵折色解赴藩司彙解民樂輸將等情到道勘得寧郡六邑額解黃連一千七百餘觔外太平縣歲進土連二十觔應來俱解折色全書可考迨我

朝因川途阻滯亟需土連乃盡改折爲本是以積欠未完前撫李特疏具題部撥八分本色五百六十九觔一兩并太平縣貢連二十觔歷年積逋終不能完本道節行提比敲朴徒施號泣求免本道觸目傷心如同痠痛今士民公呈該府確議應照藩司定價每觔三兩二錢減屬至當但折銀解部轉發別買難免水脚之費合無每觔除三兩二錢之外加腳費銀八錢共合四兩通作正徵解以甦民困等情到臣該臣看得宜南等五縣額解黃連素不土產惟太平一縣舊有黃連二十觔亦年久根株盡絕明季俱徵折色至我

朝徵本色既差里民四方購覓但黃連產自滇蜀今值路途梗阻貨物缺絕是以數年積欠未完前操撫臣李自芄具疏題請部覆以編價既少黃連又非土產今所用不多改折三分之二仍用本色三分之一併解此亦部臣軫恤民隱之深意也查九年至今二分折色俱已全完其一分本色所編之價今昔懸殊卽日事追呼萬難措辦臣愚謂黃連必需蜀省爲佳寧連既絕土產部覆所用無幾若以皮骨僅存之民而必

欲竭辦難得之物誠非所以計邦本也臣至寧郡士民進道
哀嘆每斤願輸四兩之數此亦湯火望賑不得已之訴也伏
乞

上洞察殘黎俯將一分本色黃連准改折色徵銀解部庶百姓省
採辦追呼之苦而

國家稍充軍需之用矣此係地方疾苦不得不冒昧上聞統祈勅
部議覆施行順治十三年四月二十九日題

重脩兩橋記

施閏章

環吾郡東而橋者二曰鳳凰曰濟川始自開皇中刺史王公
遷唐宋興緒頻仍大抵縣舟為梁累石架木累倚輒壞橋之
以石自明正統間知府袁公旭始公服官廉儉利興事舉不
可勝數惟橋利尤永久當時翰林學士王英國子祭酒陳敬
宗為之記郡人祠祀逮今二百年不廢以其山濠之衝也石
甃跌器隆為重淵上完下泐深逾尋丈非高工漁父弗見弗
知戊申秋視郡事孔公問役所當與余亟舉以對公則與縣
大夫李公命工伐石簡良吏屬耆老董役勸助農隙從事程
始方亟而孔公坐他累當去義不中輟未幾莊公代至日率
郡僚躬親耒耨插梓雷奮巨石雨下蒸徒鞭瘠分醪割炙吏

梓工勤築深塞漏拒水之祇崇廣如舊鑄金象物以歷衆族
自冬涉春橋用堅實郡人謀爲記頌莊公弗許明年己酉夏
山涌九蛟平地水丈餘壞城郭津梁無算二橋屹然如山岳
郡人憑闌叫呼曰嗟乎向微我公之役橋於何有夫創始難
修舊易脩舊於將傾功與創始等非袁公無以建百世之利
非孔莊二公無以永袁公之澤袁公故有傳今敢不合而祀
之以昭厥德先是橋東西皆官地碑亭翼然其旁舍守以橋
夫禁重車毋震撼後百餘年市民墜斃侵爲厯肆架屋盈橋
萬厯丙子戊子間橋欄再火欄石毀裂識者病之至是完繕
始盡撤屋下令曰敢再屋以病橋者治以法然後延望敬亭
巔若發覆咏李白雨水雙橋之句皆相顧色喜也後之人其
毋扭苟安徇小利以墜前功則維我亭人之福於是耆耄數
輩飭宇作祠且旅進蓋請賜辭以酬諸石孔公名貞來曲阜
至聖裔莊公名泰宏遠東左衛人李公名文敏陝西會寧人
其吏民與有勞
費者必附載焉

府儒學記

郡侯莊公守寧之三年政清訟簡治橋梁繕城郭以次修舉
而郡學壞漏陳朽槲裂官師無寧宇公奮然身任捐三百金

經始上其事於督府麻公撫軍張公憲藩伯徐公臬司佟公
提學簡公皆俞其請捐縑粟有差郡庠邑長趨事誰謹公又
命郡從事之能者三人及學博士率諸生四人更督巡縣殿
堂齋廡門庭之屬附祠之所幾幾築垣塗墍丹雘葺易舊而
更新者十不啻六七事訖率僚吏師儒行釋菜禮炳煌煌
若孔子之式臨而諸生登降興俯瞻瞻收觀皆以爲前此所
未有也乃屬余碑其事考志載府學舊在城東郭外明初徙
今所正統間袁公旭撤而新之規制闊偉洵經脩葺以迄於
今凡以崇先聖紹來學也古之人自童子以至公卿無一人
不出於學自小成迄大成無一日不由於學自祭祀養老饗
賓聽訟獻賦無一事不歸於學此唐虞三代之盛也周衰學
廢吾孔子始於其徒習禮杏壇洙泗間以攷來世蓋有所不
得已耳其後郡國各有學廟祀孔子宋諸儒講道甚衆書院
幾遍天下爲湖鹿洞之區絃歌盛於學舍於是學校爲虛器
師弟子爲虛名昔人歎息久矣夫學者將以復性而明道非
聖人之言不敢言非聖人之行不敢行也漢儒講經而或未
聞道今人爲文而并廢講經此司教之長吏大賢所爲有風
厲正學之責也吾寧故山郡地僻而俗淳盱江羅公汝芳守
郡時嘗聚徒講學而吾郡周太常怡貢學博安國沈侍御龍
梅大參守德後先倡明復有陳九龍履祥興起甚盛理學至

今不絕由是敬業樂羣脩明孔子之道後起者之事也諸賢
士其母驚利而忘義非茹華而吐實毋勞溺百家而荒六經
四子之言漸漬涵濡以觀厥成將賢大夫之所謂興起教化
而多士蒸蒸玉燁其在是乎是役也始於庚戌季夏凡五月
而竣費白金一千二百有奇上之者知府事荆公名泰宏佐
之者同知唐公名崧堯通判董公名養性六邑長暨幕職學
博均有勞助刻石紀名髦士嗟咏咸願有詩以系之其詞曰
巖峯之岡巒嶂之陽實維巽序形勢高張三徙攸定式廓其
疆興廢百年英哲代起立無脩繕乍完旋圯洪惟莊侯崇學
殫力工部有程羣吏恪職作廟翼翼彪外閭中有鐫金石儼
在魯宮大道未墜羣聖其存是則是
倣天祥斯文康熙九年庚戌十月記

山門游記

寧郡匝萬山其環河而谿衍者往往竅為洞穴而其環山皆
河交屬旁通者莫如山門巖石橫亘中崑如幾城高曠數丈
其西為支脊峯內多平野山為郭廓其前後高下以洞名者
曰朝陽曰紫雲曰遶瀉曰挾把口龍潭即即不一里許朝陽
者南向夷壇戶牖三面蓋羅嗣先生披鹿裘坐石室處東百
餘步從怪石中側而下墜者紫雲也竇深而曠時出雲氣自

西北穿礪谷深廣可三百步流激岡流泉僧壩而導客南出山之尻所謂漣漪者也左涉山馭又宿而中虛崖壁有此肥樹洞以是名其稍遠者爲龍潭大旱不涸建廟其中嘉靖間土人竭水灌田雷奮龍見日爲晝暝其水東北逕漣漪合流滙於港口其餘如寶如井多深隱不可入春夏水漲漣漪萬竅衆山怒號若考鐘鼓始入門曰靈巖寺有古木數十圍人稱翟彌樹其新闢而卷者在腹曰盤鏡在背曰竹影皆隨山梁宇倚石爲壁曲樹層樓人蹈空際而所謂鑿鐵者又一小石門中有獅子峯倚天昂首環顧崇巖萬怪竦竦余少而聞之將老而游春日旣佳歡興興輝洽樂其洞穴之幽而多軒豁通朗給人游日類有道而能容者時無翟彌樹先生石室閤然然其人遁迹縮光不與人接而極溫造訪物色使伏緇作贊溫故自可哉千百世下求斯人之車塵馬跡又可得哉庚戌閏二月二十一日記

重修張公標紙廟記

李文敏

城北五里許法露菴卽昔標紙廟也余嘗道過父老往往爲余言之然未能悉其詳及閱郡志南宋建炎二十二年張公果知宣州夜夢陵陽土神告明午有漂沒城郭之難公至橫澗度告牛背老人當可免否則數百萬生靈其爲魚矣翌日

公如神言往果見老人乘牛橫笛而來水亦暴至公哀懇不
得請乃抱箱投水城得不沒未幾舟載一靴流至城北邵人
求得公屍殮而奠之因社廟標紙遂以名其廟嗟乎宛岡名
郡官茲土者循良美績代有其人若公之以身殉民指可多
屈乎哉今宛郡城郭人民桑苞椒衍屹然海內巨邦皆公之
遺也從之報公者雖名宦有祀遺愛有祠若不藉此區區但
自建交迄今幾六百載標紙之名尚噴噴在童叟口頹岡乃
使先賢遺跡竟至湮沒不傳也余心滋嗟矣考易名法露白
順治庚寅始規制既定余何必不仍舊貫爰捐俸置樓升公
像於上俾後之人人瞻而仰之曰此昔亡身救民太守張公
標紙廟也庶幾名改而實未泯聊存余景仰先賢之意云爾
於是畧紀其事於石以告來者康熙九年十一月記

西津書院序

吳偉儒

寧國人

昔孔子設教東魯一時及門惟子游氏爲吳人既而季札觀
樂於魯夫子以佳公子稱之及適楚游吳季札已歿爲題其
墓於是探禹穴辨防風氏之骨此游吳之明徵也輪蹄輟迹
經傳無明文然寧邑城南有夫子巷浙江有孔子廟孔子井
詢其所以謂孔子信宿城中而巷名度闕而闕名飲井而井
名讀鄒東廓文廟記詳其事則夫子之過此無疑也嗟手以

大聖人過化之鄉而賢哲不著於當時英才不顯於後人哉
學自漢而唐人不可考宋季吳柔勝與子淵潛皆尊朱子
學爲名儒僞學禁起同時遂五十九人柔勝居其一然淵源
有自實於斯道有獲理學所由來也及明世宗時羅近溪先
生守宛陵以師道臨民刑朴不用一郡有鄒魯風王龍溪聞
而嘉歎之因至宛與之論萬物皆備於我相得益彰時錢緒
山以言獲罪退隱寧之獅巖三載著獅岩語錄先是鄒東廓
因議禮謫倅鄧城與文亦接壤會膺郡守初泉劉公之聘於
是三君子往來宛陵接引既多聞道者不少邑士習溪余子
坪石屠公尤著羅先生之學一傳而陳九龍再傳而汪昆一
文券諸生延請講學當世亂之秋日會月課三十餘年不衰
士之獲聞大道者非可一二數矣又聞向日諸先生開講時
各有書院龍溪於古猷建水西書院近溪於宣城建志學書
院東廓則有桐川復初書院九龍則有浮湖雲山書院況我
文券周夫子過化之鄉雖夫子往而羹牆如在也舊有鳳山
書院日久頽廢諸生聚會苦無定所至於我

朝康熙甲寅邑侯馬公來尹茲土雅志作人思復建書院士民欣
然咸樂輸資爰於未秋鳩工經始越歲告成中建大楹三間
後樓三間大門二東西廊各五額曰西津書院卽以是年八
月二十七日夫子誕辰進夫子神位以周程張朱及近溪輔

之是時期日中天卿雲煥彩笙歌繚遶士民鼓舞駢集亦千古盛事也於是率諸生每月十八日一會每歲九月大會外郡咸集嗟乎夫子過化之鄉固如是歟馬公與夫子同鄉其加意於此若天啟其衷非偶然也後之學者其無負此書院之建哉康熙戊午年八月二十七日

與屈明府言裁扣夫馬書

劉楷

南陵人

前衆紳士里民以補夫馬裁扣事懇借轉求俯賜矜閔楷因先未奉教左右未敢率爾盡陳陳數日未熟籌此事闕一邑休戚萬姓瞻倚代桑梓陳情卽於侯爲忠告有不敬默然者蓋里役之困至今日舊例所應有如軍需採辦上下年公費窮黎縱與需知盡罷敢不竭誠懇命至夫馬裁扣久奉部文扣歸地之衝僻差使之多寡斟酌再三願行天下非但一縣一縣爲然苟裁之於上而復徵之於下扣之於前而又補之於後則在郵遞有裁扣之名而實仍未裁未扣百姓無夫馬之責而終苦應馬應夫況補者一而羨耗誅求不過徒飽庫吏之私橐非計之善者也昨奉示松尊借適往白門未參未議近聞里民言所徵之數竟倍所議民力竭矣安得不皇皇呼籲乎竊惟侯下車以來作養人材振興學校除清供之弊

聖念深之苦善政多端每與邑紳士言及輒感歎不置竊非
何所好也且事初行衆里民輸納恐後亦知爲暫時權宜第
行之已久弊竇叢生古人有言能發能收則須通變矧俟滿
任十餘載屈指榮擢在一二年間倘異日人情觀聽輸納未
必如今日曉曉之日其誰能禁之相沿既久謂此弊始於某
時某人恐亦爲盛德之累願俟圖之倘蒙鑒念平生察諱言
之非激寄衆情之易安惻隱之仁願寬恤之令或議除或
議減從此歡聲載道則所不滿者僅驛卒數十人而德澤徧
澍於億萬人俎豆且及於千百世較量得失寧不信從哉或
曰夫馬既裁兼此透支在此輩誠難但里下業代償三年不
識舊欠會補足否昔漁黠告變詭須急公茲羽微不馳騁平
在即揆諸事勢先後不同況此輩衣錦乘肥糜費無度不補
不足補亦不足所可痛念者惟半數不飽杼柚其空之黔首
耳仁人在上可不伏候裁示昔呂察上書有云惟執事可以
聞此言惟愈可以此言進
今日之謂矣翹切待命

革里排碑記

賈有福

太平知縣

正賦天下之大義也井疆鹵鹵上與下以無窮之樂利而下
之所致乎上者涓滴耳顧昔之輸將恐後者今則追呼而不

前豈世代之升降果相越歟抑任其事者弗克審乎源流得失之數而因循相習故愈久而其困愈甚也知里排之說計敵爲甲編戶興徭意欲捐除煩苛與民休息其始非不美善而歷年既多奸宄叢生弊孔滋起入於官帑者十之一飽於蠹腹者十之九每值其役流離艱苦之狀有非鄭監之圖所能盡繪者矣嗚呼道窮則變事盡則戾苟非元老重望者毅然有以易之其誰與出斯民於水火而登之衽席耶三吳係財賦重地

聖天子晉提兩臺于公某徐公某以綏我先庶維二公極奸剔弊飛章以此事爲首禁

諭旨允行而大江上游又徐公所蒞轄公軫恤民瘼凋灼輿情行之以實不以文以久不以暫仙源土瘠而民淳今見其家自爲祝戶相與謠欣欣然謂此一舉也父子得以親兄弟得以聚室家得以寧農不致輟耕廢耜太息於隴上而士幸催科無擾清修於澗繁煙霞間也昔人云興一利不若除一害於斯手驗之矣予捧檄再四揣揣焉惟不克遵奉是經因次其文侈詳其要末既勒諸石并刊刻成帙而樂爲之言茲以誌嘉德於不朽云爾

重建鼓樓碑記

許廷試 知府

皇恩歲

訪周禮載司寇氏使掌夜禁以星分晨夕而禁行人後世鼓樓之設想猶存此意也宛陵郡署之東向有譙樓故址樓之創始無可考第其世遠年湮樓傾棟朽加以視融肆虐遂使譙樓豐碣化為荆榛无蹟之場可慨已余叨沐

產且東屬震有豫象焉易曰順以勸故豫豫者人心和樂之義也卜其地宜興作有益於民爰捐清俸鳩工庀材委薦員丁應翰董其事余於政治之暇亦不憚滯留往為規畫料取堅樸可久毋事浮華規模較昔高敞復於旁置二楹以為更役棲憩之所經營於季夏中旬而告竣於仲秋上浣是役也余非不知履任未蒞旋興動作之為勞然思事之凡有益於民者靡弗急舉而更新之矧斯樓為地脉攸閤而任其廢墜焉可乎且夫廢興者時也成敗者勢也時與勢俱迫於不容已而動作興焉向之棧穽蕩然者今皆煥然矣向之鐘鼓寂然者今皆振然矣以之定更漏而民知寢興以之發啟閉而民知行止以之誡巡緝而民知杜亢而防奸則是提撕警覺之政咸寓其意於一樓而謂建之其可緩耶若夫城郭人民之世屢雲物變態之陸離一登斯樓則桑麻遍野烟火萬家納錯山川儼如圖畫此又足以供一郡之大觀而使後之君子知斯樓之宜興而不宜廢宜成而不宜敗者庶幾一郡人

民共相悅和長享太平無疆之福
是余之志也夫是余之望也夫

重脩府儒學碑記

郡學之建自宋應元凡屢遷明初始改卜今所面文弁貢聯
亭岡阜蟠拱文明寧豁審勢表方永奠聖宮考郡乘前此有
事於脩繕者殆不一書而旋脩旋圯蓋官事類取塗飾吏餽
匠偷材用弗良往往速完而易壞非僅學宮爲然也辛巳春
予奉

命來守茲土下車肅謁瞻顧旁皇亟延諸僚屬而叩之曰殿材新庀
有崇其宇胡勿竟厥工門廡穿漏不葺且壓胡勿治咸以前
守某甫興是役適以他事去官子聞之憐然曰有是哉理廢
壁闕膠鬲非吾事也耶伏觀

聖天子誕敷文敷尤嚴重師儒頃歲

巡幸闕里者再賦詩勒碑優崇之典度越前代所以脩明聖

教崇之風聲以爲萬國倡可不謂極至也乎凡茲有位承流

宜化敢有不共於是詔吉嶺始首聖殿報前功也丹楹刻桷

法如煥如撤廊廡新朽蠹也次儒星門次周遭綬垣版築塗

堅具堅好也營敬聖祠於左偏因故址也學東南隅有臺翼

然有塔屹然將以次及而有待者役病黷舉也憶今之學非

古也古者里有序而鄉有庠八歲人小學十五入大學其有秀異者鄉國以時貢於天子學於大學名曰造士後代之制雖殊而學則未之廢也

國朝立學之制一沿有明之舊府州縣皆有學設教官以司之京省設學使者一人總理於上三歲兩試拔其尤者隸之學官殿最黜陟惟步是憑而鄉舉里選之風微矣然數百年來名卿碩輔英偉奇特之士胥於是出豈非制有古今而人材奮興初無今古歟抑寧郡固理學藪也昔時江羅公汝芳守郡時嘗聚徒講學郡紳則周太常怡貢東平安民沈倚御龍梅大參守德相與反覆闡明一時蒸蒸嚮道聞風丕變蓋學不素講無以作人而教化之原操之自上詎不信哉顧予愧非其人也爰進司教者而詔之曰吾嘗游浮圖老子之宮矣鐘魚象設威儀有秩仙梵鏗訇各勤其職毋寧吾仲尼之徒而使業荒於嬉行墮於惰曾二氏之弗若語未竟多士旅闕於庭復引而告之曰若不見夫工師之營建乎厚以植基廣以集材謹視罅隙歷久無摧苟風雨之不成鼓蟻穴以召災夫學亦猶是也專一其志陳之簡編加以礪錯學聖希天苟冥行而岐趨即白首何有焉且道德與功名非兩岐也聖門難不言千祿然學也祿在其中子不云爾乎

富寧比年惠顧東南增入學名數分別大小中學有差又允廷臣請

屢廣解額恩至渥也明年壬午當大北而儒學幸藉手告成爾多士尚其敬業樂羣乘時奮庸以仰承

聖天子廣勵學宮至意是則予所厚望也夫

重修古北樓碑記

按郡乘府治三峯而陵陽爲之冠峯巔有樓名北樓又名高齋南齊謝元暉守宣時所建唐青蓮緬想風流作詩懷之迨咸通刺史獨孤霖更名疊嶂歲月云遙幾於殘廢能支而未傾者數柱耳名區古蹟六邑觀瞻安可目睹其頽敗而不爲經營補葺乎於是益瓦繕甍築甍甍階與夫扃櫺梯級悉新之樓之後有臺明郡守羅近溪先生題曰半月圍環古栢數章老幹凌霄巖如虬龍翠色欲滴與此樓互相輝映有此樓焉可少此柏耶登斯樓也則微亭麻姑諸巖列若翠屏宛向雙溪溪紆澄澈俯視亭臺城郭烟樹雲林綠白縹青豆人寸馬無不游吾目而騁吾懷誠如柳州云悠悠乎與颺氣俱而莫得其涯者也然余之爲此非曰游觀已爾從來川嶽之靈鍾爲偉人宛陵素號才藪茲山爲郡脉一加培植而群山增色冢水增秀將覓佳氣凝結豈僅民物以阜與財貨以殖歟意必有魁梧奇偉之士應運而起爲

聖朝

也 聖朝 盛梅與周召閔散等烈者余將執目笑之噫此予治樓之意也夫樓成於謝公仍其原名額之曰古北樓不忘所自也

青弋江築長堤記

劉 楷

江上惟吾宛與歙與池皆僻壤而兩郡以宛爲經流水之發源於山者一出績溪一出石埭而旌而太而涇率南高北下外內合派以趨於江方其薄陵谷走平陸溯泝涵湧至青弋而甚民田廬被患從此始青弋江者志稱古宣城治長河巨其中大於諸水故名其東隸宣半高原通津支流又已分殺其勢西則陵獨當其衝矣第自青弋江以上差多聚地水性齟齬疏緩至是則兩崖各倚陡障爲固水既隘不受東必湍悍而爭爭則地隘而水怒者先潰若柿樹澄清菖蒲諸處最其要害也康熙己丑冬使君佟公來蒞郡事念當戊子水災後弛徵發廩盡反流亡明年東作將興下教諸令長各先時脩築隄防無荒農事旣而吾陵人因青弋決口數處舊防衝潰殆盡列狀以聞乃親行相度形勢周咨父老咸曰東北歸當縣田賦過半凡爲圩者七十有八命悉懸此百丈之隄公以語余余曰信有之勢類高屋建侯此隄一決則其下萬無能

禦是舉池歛兩郡諸水百折而來者一南陵爲之壑奔騰衝
突盡穿腹地至於江濱而後已公太息曰害孰劇於此者於
是程工役立期會與邑令方侯震梓詳議任耆民之善率衆
者檄巡檢董君律監脩而公復時至其地徒步周視方廣高
下蠲俸食民以慰勞苦民益勸三閱月隄成由是數有秋吾
鄉人懷公澤思誠貞珉以示後乃請記於余蓋嘗考邑東鄙
有大農陂唐元和中觀察使盧坦以亭國令范傳真假南陵
而脩復之者章司農璠爲之記所謂驅江波六十里闢荒梗
數萬畝蓋當青弋上流其遺蹟今雖就泯讀斯記如見闢蕪
莽引縷鍾周察勢便率作興事一何爲民之勤也且夫旱澇
不常能使民去水之害與食水之利德澤維均至降熊幡
茂自以爲守土親民不惜勞瘁俯而循范氏之事如我公所
爲與古大臣之用心矣愧余無章司農之文表著傑跡如唐
人已事而詳其地勢與水道以備當事之考核凡用知公之
爲政卽一治水而小大之間有
體要焉凡類於是者皆可書也

請改南陵縣爲大學疏

林之藩

提學

謹題爲循例請廣入學之額以崇文教事竊臣瀕海下土荷
蒙

特旨視學江南巡歷各郡伏見人文蔚起皆由我皇上數十年培養之恩兼增廣入學之數是以童稚輩寒咸思砥礪

誠千載一時之盛也茲因寧國府知府修賦俸詳據南陵縣生員劉景等呈稱凡進取人才以賦稅之多寡定入學之額數寧郡六邑首宣城次南陵次涇縣查南陵額徵錢稅四萬有奇涇縣僅二萬六千兩涇縣同宣城為大學而南陵抑為中學又每遇歲科應童子試者南陵亦數倍於涇數多額少乞題改為大學等情到臣隨經批行布政使司確查今據詳稱南陵編糧較涇將倍而人文亦盛應照康熙四十八年間河南學臣湯右曾以懷州葉縣之糧賦多於信陽請增入學額數之例懇請具題該臣看得南陵人才殊衆而額徵賦稅實多於涇歲科取士抑為中學較閱之下未免遺珠似應一視同仁改為大學則士氣益奮文治彌光矣臣謹同督臣某撫臣某合詞具題伏乞

聖鑒勅部議覆施行

重脩宣岳壩記

張士驤
宣城人

昔之言水利者若鄭白之渠尙矣大勢雖西北高東南下而猶澤陂塘以資灌溉所在皆然必為政者創舉脩復為一勞

永逸之計使百世食其德吳越間最大者蘇文忠濬葑田以還西湖之舊海忠介用饑民開白茆諸河之類是也吾宜有宜岳壩蓋唐時所謂德政陂觀察使陳少游置宋里人學論徐光遠脩築明洪武中知府事楊公觀命光遠孫宗文別開新河多築小壩以達下流水利遂溥今之稽亭嶺下俗名壩坑壩者卽其地也壩凡溉四十里引寧邑界內山河一道由西注東折而北二里許爲三河口十里許爲蘇家澗又十里許爲官坪坪制如河道開口壩水爲入派支分股引以入於田凡十萬餘畝而分壩內爲四部曰東部曰西部曰蔡邨曰新溝歲各推首事一人鳩工協築此其成例也相沿既久寔以弛廢康熙己丑冬我郡伯伯修公來蒞事問民疾苦惟旱澇是虞適里人諸生馬彥國徐易徐成等以脩復宜岳壩請公單車往視集父老周咨水泉源委蓄泄利病作而嘆曰是誠吾民之大命也雖工費繁重惡可以己先是諸人具疾苦情形控之督撫兩臺事下藩司勘核會公甫下車卽親定筆畫原委面陳撫軍葉公九思善之議捐俸速其成公獨捐三百餘金召任事者庀材又行縣許借支常平穀二百石食諸土匠秋償之而委丞簿先後監視收三河決水不令洩入大河去蘇家澗之淤墊乃繕官坪均其入派始於庚寅年九月竣於是年之十一月里人會曰後公孰貽我永利其世世無忘

因謀勒石頌德且以告後來者而屬余爲之記余曩以吏事
至豫官聞安陽有萬金渠者前中丞佟勤僖公并疏開濬利
溥而且長復興西史道蹟勤僖公公世父也而公初宰洛西
鑿七渠上人猶能舉萬畝千畝諸名轉相告詔以尸祝公之
澤余所吏屬陝州崤函相望以是頗得其詳今公於吾郡中
水利在在修舉而茲獨慙唐宋以來垂及千祀人情惰窳或
幾千廢矣一旦決口之圯者復固中流之闕者全疎且啟閉
有時重農也而無梗和涉涓滴與共相賜也而無病私壅計
田程功測水置礎皆出公反復周詳若營家事當守之以爲
定法然則里人之欲勿誼於我公者其沐浴歌詠不異豫人
世食明賜可知也公方將入晉清秩出領封疆異時爲文忠
忠介之所爲利豈無大於斯者乎因書以俟之若下之分任
厥役者修工曠
全宜別有錄云

重修正學書院碑記

修賦偉

知府

學校之役奉先聖先師釋奠其中而孔子廟祀徧天下人材
放養於斯爲盛示學者以統宗也此先儒繼起而書院之制
與始者嘗聞諸朝下有司以官錢治之若南康之白鹿洞衡
州之石鼓南嶽皆唐人故蹟而宋儒葺以爲講會自此書院

日漸增設學者各得因所乘之地立之山長不必領以秩官
而業執經不必皆博士弟子員而人材之出於其侍者實與
學校相表裏然則觀摩淳樸顧可無其地歟余來守宛陵始
至集多士於學宮考正典禮問遺俗知城南有正學書院
而惜其久廢堂庑號舍僅有存者慨然曰是守土者責也爰
謀諸僚屬與郡之士大夫捐俸倡修人情競勸遂以協成舊
祀陽明王子祠鄰東廡先生以下凡十有四人余始合祀朱
子而王子次之其附者如故更名其堂曰明誠後有齋曰敬
義又後曰藏密其講號舍統以楹計者凡三十有二左一區
曰經義右一區曰治事遵胡安定先生例也有齋有樓卽俗
所謂文昌臺者明郡守朱公大器所建今修其圯者而上加
其一并臺爲三重以與北樓相望故曰南樓可以居高明遠
眺望前有方池有明圃因舊治之皆學者所游息也外有二
坊以表諸齋舍而題之仍曰正學書院經始於康熙五十一年二月初一日至五十二年閏五月初七日而落成乃置田
以廩生員之來學者延名宿爲師教之余時與諸君子論學
其中因進多士而告之曰茲名正學其亦思學之所出正乎
夫堯舜之道屢傳不泯孔門授受微言與昔四子五經具在
也朱子集羣儒之大成其學蓋得之二程子主敬窮理平實
親切人知其單思研幾之精勤而不知其從容存養之達密

知其異金溪之偏于靜而不知其異湖南之偏於動特示學者之疑誤而失其真耳王夫子生朱子之後又二百年而南宋季世支離膚末之習未能洗滌日以陸沉故不惜直截簡易使人反求其本心功亦大矣而學者蕩棄先儒爲學之次第至於貴解悟賤躬行則其流弊爲尤甚夫尊其所問則高明行其所知則光大豈有汨於俗學淫於異端而可謂得其正者哉嗚呼此一書院耳自前明萬厯中郡守近溪羅公汝芳與鄉先生梅宛侯守德沈古林龍諸公建於陵陽峯北曰志學江陵枋國毀天下書院乃爲官鬻後郡守廖公恒吉宣令陳君公相復移於此曰待學其易今名則宣令尹君三聘而重修於崇正間者徐公大儀亦郡守也先是魏瑞以掾掣東林廢天下書院後用倪文正公元璘疏復之往者興廢之微如此迨我

皇朝隆儒重道遠邁前古而推崇朱子爲尤至近更增諸十哲之列且輯其全書頒行學校誠不欲多士狃於虛寂之失而務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相與講習切劘由是求入聖之階也茲余所爲特祀朱子誠仰承

聖天子意而亦願以所聞論學之大旨爲不善學陽明者稍教其知之末流庶幾一念低徊跂望之誠與學人共見之而非徒以修舊起廢畢吾理郡之責也至其良材堅壁饌金鳩工官僚

紳士共襄厥成凡職有勞者
例得附書皆別錄一碑云

重修新稔壩記

宣城水利之在東鄉者爲壩凡十有二宣岳最大其次則新
稔也蓋亦仰山河之水引入堰中使潴淤浦散以次受之而
田得灌輸焉近者瀕河潰決於是有水泉之利而棄弗能守
民始以水旱爲憂矣余蒞郡之明年其里人胡大成輩以狀
聞且繪圖請畫修復之法而推擇能任事者一人爲徐一就
又輔以一人爲劉子恒叩之則咸曰是役也前人有成勞闕
三百六十餘年矣棄之可惜蓋洪武時徐惠劉晃所創知縣
事王公文質主之其捐貲重建於萬厯間者則刑部尚書徐
公元太也志乘碑版具詳本末今舊坪決者力難復堵請相
度鑿新溝便余卽按視周遭審其形勢見新稔一壩始於孫
家埠訖於雙橋鎮溉田四萬八千有奇其引河水入也經高
橋坊下爲總坪者一自總坪而分則爲高坪長安坪鄭村坪
施家坪者四此壙水之故道也今高坪決入河已久鄭村坪
亦有決者而長安坪決口尤巨以是水利不能博旣又按溝
渠遠近相去之迹謂其民曰予得之矣長安坪者昔與鄭村
坪二今可使爲一見鄭村坪有溝三日東溝曰中溝曰西溝

而中溝之下去長安坪僅八十餘丈此可鑒也遂令計步程
工深廣各有率余捐銀買民居民胡羅二姓田若干一就亦以
田助越三日渠成則鄭村坪中溝之水入長安坪長安坪之
水入棟樹坪又下分爲五坪以次受之而水利均矣溝各有
積斷斷有石閘又均其坪之高下俾無偏壅壩有首有部部
四甲十七夫監隄維均夏閉冬啟以便行舟凡興作皆檄高
尉錫珪董其事自後雖大旱居民恃以無恐而尚書之績稍
以復完余嘗考明史得尚書立朝不阿權相大節及其出撫
西蜀討平酋羌攘地千里奇勲燭焉乃卽一水利而爲德於
鄉若此況溯自明初久遠之澤迄今服先疇者且世食之而
弗思脩舊起廢其可乎若夫順民之欲以作其勤太守責也
故書以告後之人俾有考焉

重脩孝子祠碑記

宛陵有孝子祠在正學書院之右蓋爲旌邑鮑孝子而立者
也按郡志孝子名邦志幼時母病刲股療之病良已後母病
劇慮不能起遂持刀剖胸取肝和藥以進母立愈事聞其
閭而郡守徐公大儀立祠祀之有疑之者曰先王教民興孝
固有中道焉非以爲難能而始可貴也故功令於前所稱不
在旌例使悉如孝子之爲則是尋常日用之疏節皆不足以

言孝乎且自天子以至庶人五孝之殊孰非天經地義必以
殘肢體捐軀命爲孝或改弋名枉性之徒矣幸也母子俱全
耳朕不幸以痛創肺腑之故立頒其母知之必悲愴以死卽
不死而孝子濫先朝露母終無生理是不如雷其身以奉親
之爲愈也余曰人子之所致於親者無間難易皆期於自盡
而已矣力不可爲至於殘肢體捐軀命此其迫切倉皇且不
知有身逸計弋名而枉性哉況夫孝子之母子俱全亦非倖
也余曩幸西洛之水寧有劉芳者童子也其父溺於河童子
驚泣赴水求之黃流洶湧數里卒抱其父以出余嘉其誠孝
特爲表之邑志此與鮑孝子之事皆萬死一生而其親與身
俱無恙誠之至者上可格天安可以警其愚耶余聞焉此祠
又徧考舊志所載諸孝子姓名其事不同同歸於孝故榜題
而並祀之顏曰孝子祠示不獨爲鮑氏也俾我邦人知所感
發隨其力以自盡而吾徒之從事正學者講習於斯常思百
行之原以求合夫天經地義之大非專以毀體滅性爲極則
也祠建於前明崇正元年中更圯壞余撤而新之是爲記

重修敬亭山七賢祠記

宛故有七賢祠在敬亭山舊祀南齊謝公元暉唐李太白
韓公退之宋晏公同叔范公希文而並以明末陽城張公藝

山萊陽姜公如農或推宦蹟或號寓公或少而浮家或終焉
埋骨率耽情於邱壑之適美寄興於風泉嘯樹之幽奇所謂
千秋萬歲現魄猶應戀此者故祀之數亭云爾而予於其間
不能無惑者考宋史姜公本傳知應天府同仲淹名召置府學是范
徒范公本傳亦云晏殊知應天府同仲淹名召置府學是范
公教授應天乃宋南京地距江南甚遠不知何據加以宣州
教授之目而並列諸祠蓋從來郡邑之志率率傳會而俗本
通鑑謬以教授應天爲宣州與正史抵牾竊意范公嘗判廣
德是中山川詎無會經眺覽者加以賢者風聲所播遠近皆
薰其澤宛與廣德壤相接也則范公之祠何必不在敬亭耶
嗟乎自有茲山以來代凡幾易疆域建置凡幾更迭官遷客
勞人韻士登臨嚮咏流連而憑吊者凡幾輩而敬亭之名至
元暉始大顯方其高齋視事之暇雙旌五馬探靈異而同丹
梯賦田賽雨爲民社福自合沒世不忘其餘數公皆因其文
采漸被德望負絕邦人口祝亦如仲卿之桐鄉鉅平之峴首
遂使敬亭一峯聲齊五嶽又不獨劉夢得所云宣城謝公一
首詩而已地顧不以人重哉比年廟貌寢頽雀鼠穿穴蔓滋
虫篆几筵僅存子過而慨焉於是捐俸重脩屬宣簿宋廷光
董其役三閱月而竣工檮栢煥新簪香增肅七賢有知其欣
欣而康樂也必矣因論列祠祀之設於敬亭有非漫然者用

告來茲庶常葺之以期於永久傳曰人之欲善誰不如我則夫抒懷古之情存不刊之烈繼起之君子諒有同心也夫與郡邑廣文言書院會課書

書院爲前賢講學舊地中祀王文成公暨諸先輩僕下車之始卽力爲修葺欽遵

聖天子

崇祀朱子至意因增奉朱子合祀焉業已敦請張進士耦韓

爲經師庶諸俊彥肄業其中顧六邑諸生遠近不一致作輟無時甚非所以造就人材兼收並蓄意也茲特酌行之可以久遠莫如逐月會課爲便月初二日爲期會各學諸生於明誠堂課制藝二首詩一首累賢司鐸主其事課卷彙書院點勘送僕加評仍發學轉給諸生自爲詳閱卷有佳者隨付選刻昔伊川先生謂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月使之爭殊非敦養之道請改試爲課有所未至學官召而教之更不考定高下茲竊倣行焉屆期僕自親至卽有公務或遠出飭役照常供給而會期斷不可以或輟也凡與斯會者修辭砥行相勸相規毋欲速毋厭故循循不已非僅以擷取科名而道德文章事功節義之士亦將於是乎出又誰謂爲湖鹿洞之盛不可復見於鼇峯雨水間哉是在諸君認真力行之耳昔晏元獻知應天廷范文正公掌府學嘗宿學中訓督學者具有法

度勸勞恭謹以身先之由是四方學者輻輳其後以學行知名當世者皆范所教士也是時范以應仕至大理寺丞徙監楚州糧料院字居范現羽鐸於斯者乎僕不敢望元淑而以文正期諸君諒所樂為從事者也元次信筆不盡顯縷

芥子園彙塚碑記

月令以孟春掩骼埋胔而禮有厲祀守土者主之至於今不廢蓋為人牧者必當使衣食宮室以安其工祭祀棺槨以哀其死至不幸為天窮之民則尤加意憫恤余始來宛陵以己丑冬十二月入境問民疾苦是歲饑春夏大疫厲先是戊子夏五月大水沒田廬幾盡秋七月復如之流亡載道民相枕籍死余郊行見積骸暴露為之惻然適捐資首倡與司馬郭君別駕傅君宣域令馬君買山為義塚募民一人捐二人捐給資糧因出收瘞為籍記令五日一開闢未匝月已近百塚計其自骨無主踐牛羊而噬狐狲者尤不知有幾可嘆哉夫視民如傷先儒尤凡引提引此舉舉者其生固吾民也覆之塚土即無雨暘風雷精靈猶泊亦盡吾為政者之心而已矣山在城西二里外芥子園當者張沈詹三姓共受價銀一十九兩而遺官正其四至之界

山稅視視淵澤開例當并書

南樓記

梅文鼎

設在宣郡治南郡太守修公青士使君所建也使君治吾宣
九年矣當己丑庚寅大饑大疫之後公一至而郡之民若更
生焉請所以報樂救療歷鼎至所當興除者靡弗爲而特重
膠庠曰文教者治之本也郡故有文昌臺居郡校之與雜地
形實皆以爲係合郡之文運歲久而圯甲寅乙卯前別駕常
公大守宣公除民饑而高之宮未四祀又頽且墮公采芻言
徵輿論捐俸爲倡修復之如暈如翼視舊加高增敞藏竹北
斗直可手捫而乎吸通矣而郡中謝公樓高據陵陽峯巔
惟茲樓與之對峙謝公舊稱北樓則此稱南樓宜也南樓之
左爲正學書院肝江羅公講學地也亦久廢不治公繕完之
嚴祀孝子朱子及新建王公皆講壇諸公其中更廣置學舍
數十間庖廂具備爲學者藏簡之所延名師課習之咕果
晤聲琅琅然也樓東綠塢陸以松檜皆成行前俯清池藻
舊蒲藕花菱芡蔚然粉波魚數百頭游泳騰池岸雜樹梅
杏桃櫻菜竹芭蕉四時花草皆應落有致周緣以垣左右爲
之門守者以時啟閉樓有址立孝子祠以祀孝子與書院皆
臨池品列以翼樓游者入門拜祠下逕臺前走道至臺左拾
級以登殿構星至臺憑檻視園池卉木已別有天地景梯入

樓廡皆四開指然郭內外萬家煙火如畫圖更上一層倚
閣周望百里外山川悉覽而有也下樓左折入書院拜瞻先
賢見誦習彬彬恭讓之心油然而生矣白麓峯至者通城堪
龍首塔入左門過萬壽菴則先至書院沿途聯眺尤目不給
賞公既才敏精吏治案無停牘公條多暇則偕僚屬攜賓從
往觀區畫點綴良辰美景則招集郡中紳士文人漁會賞花
釣魚看紅葉即事爲詩每拈一韻使君走筆先成座客羣相
屬和奏雅琴浮大白投壺較射以相娛樂四方知名之士聞
公召來謁見者趾相錯往往下榻其間贈答篇章哀然成賦
高者以齊書南史並闕載元暉守宣政蹟然至今稱之必曰
謝宣城而北樓爲然與敬亭澄江照耀百代地固以人重也
今公之爲政於宣既久仁義孚洽於六邑既清且深所與詩
人才士酬唱篇什倍徙前詎後之懷公於南樓奚啻與謝公
爭美哉公於學靡所不精嘗欲於書院爲鼎別設一席萃有
志者數輩相切磋講求爲經世有用之學敦蘇湖純義治事
分齊成法以上應二三場取士之制事雖有待其嘉惠之意
遠矣邦上程子友聲旣爲公作南樓圖且繫之跋程子借柳
作賦賦之而命鼎以記愧不文又衰以病無能道迷萬一聊
識此以
志仰企

二樓志序

黃叔琪

藝文史至謝元暉傳心竊疑之夫其解褐登朝嘗四參王府
三議吏部矣即出牧亦自東海兼領南徐而特以宣城見稱
何歟且茲郡也江表大藩從漢逮晉宋間二千石賢明聲著
者代不乏人元暉起齊內史述遂得專之後世無異詞焉果
以其文章清麗冠冕若梁武簡文所稱嘆已哉古之人有言
曰甘棠思之況其人乎余來爲郡退食之暇登後園北樓
即所謂高齋者謝公視事處也彷彿見憑軒秉筆其人斯在
焉意必有遺愛被於邦人然而齊書逸其政事至南史并不
言守宣城又何歟豈果以詩人掩其吏治耶將毋六朝矜尚
風流貴華賤實而載筆者亦失之耶夫古人誌踪僕蹟當日
既不復存而獨區區一樓謂足以資謝宣城之名乎哉及覽
二樓小志乃嘆前太守青士先生有先得我心者二樓者其
一卽北樓又其一曰南樓地相望可里許世之相後千有餘
歲矣先生一旦卽明太守朱公肇建之處增脩之始易今名
郡人以先生常處南北二樓涵心和政講學賦詩也遂翁然
以二樓歸先生焉余又得之輿論謂先生蒞政值戊子大祲
後荒政最善而全活無算其延接士類惟恐後時因以想見
謝公當日之爲郡卽於其詩約畧可見古今人不相遠如刻

俎歸單味連駕止容膝一今之節儉委蛇也如察壤見泉脉
規星視農正一今之勸農勞酒也如排雲接虬蓋蔽日下霓
裳一今之嗟吁零祭也如烹鮮止貪競共治廟服恥一今之
弦歌都講也如簪髮逢嘉惠敦義承君子一今之傳餐輟洗
也夫乃嘆元暉之於宣城果不為章句掩後來者各審所自
處而已先生尤雅意服古謂梁陳以下迄於元明北樓盛有
題詠而南樓起明中葉紀傳本末皆不可沒於是程子借柳
始葺為志嗣汪孝廉師選沈于元佩廣之於前人所傳畧備
今人詩文在集者皆非荷作又以先生自著二樓紀畧附錄
於後余下車三月適此編告成念代價於賢者之後欣慕芳
軌恒恐不逮特卽所見頓釋讀
史之疑為序其梗概如此云

重建縣廳事碑記

杜濱

宣城知縣

宣城古漢時縣考誌在青弋江其後或興或廢沿置不一至
隋開皇中始併宛陵為附郭首邑是今之宣城古宛陵地也
唐宋以來所轄之郡州軍路府縣有更置而宣城為江表望
縣如故初治所近郡城東南宋建炎中熈紹興初遷於城南
迄明洪武己酉始遷建今所為元萬戶府舊址噫上下二千
年間無論官如奕棋室如傳舍陵谷之變幻無常卽一縣事

考有明以來修廢舉墜之難大畧可睹矣蓋自宏治重脩嘉靖癸卯卽漏厓民卸磚脫議者孔亟越十二年乙卯而有南昌姜公來爲縣又四年己未江侯兩涯繼之迭議增脩乃先後俱以微召行未就至石池楊君始損舊益新力任改作余讀江副都記深嘆其積遲費重鳩務維艱也

國朝定鼎至今距前嘉靖又幾二百載矣中雖時有支葺大都皆因陋就簡而已余不敏於康熙乙未承乏茲邑下車之始門屏不蔽公室頽圯民不知爲官府語有之曰國有司事縣有序民乃風雨漂搖莫或寧處非所以格位儆官而勸民事者也况宣城舊稱地廣而僻民質而文又曰人物富饒風俗朴雅然而質僞相間謠訟生焉其言已見於前代矣古者郡官出宰郡守入相所以重親民之官急爲政之本如視俗而施政察失而立防於以宣上德而抒下情非日夕與民相接卽有所壅蔽而不通而且百弊叢生豪右得以把持於外胥猾緣以爲奸民隱日深巧僞滋甚而上下交病矣詩云大啟爾宇爲周室輔又曰風興夜寐濯掃庭內維民之章余竊以爲廳事之建脩所繫有甚大也唐孫可之言何易于爲益昌令庭有競民皆親自與語指白枉直小者勸大者杖悉立遣之宋蘇文忠公亦謂民不能無訴訴則必見察不能無謝謝則必見省使小民不識官府之難而後治余忝爲命吏宰制百

里欲使我彰善燁惡與民興利除害者非此堂乎欲使我勸
農造士通工惠商者非此堂乎禮樂刑政之所自出簿書錢
穀之所期會皆於是乎在此可緩耶其不可緩耶第宜自屢
更荒歉元氣未復民無可貯之緩無可使之力於空然無恃
之中期補綻欲壞枝柱斜傾勢且岌岌而況舊日之頽象頗
瓦十無一二則今日之謀創也非因也用是夙夜憂勞以時
拮据捐資備料節省冗羨次第六年始克就緒噫何其難哉
由正堂後廳及前兩廡吏舍二十餘間以至儀門大門俱屬
新造內署則畧加補葺以非所急亦力有不贖矣是役也經
始於戊戌之春二月竣事於辛丑之春三月總木石錢幾聖
漆工匠之費糜白金千二百兩有奇巨細皆余親董其事方
擇吉落成闢與宜之耆老庶士共求政化沐浴太和而簡書
內召計日就道追思待罪七載諸凡清蘆積逋剔除弊竇補
救水旱勸理牙角朔考夕省取謂地方稍有起色然而余之
心已竭而力已疲矣後之君子治斯地者當此勵精圖治之
時固能仰體

聖明以克慎厥職而坐茲堂皇亦且念前人結構之艱無或自暇自
逸以拊循吾民余雖未敢以此爲勿翦之棠而宜人永世有
俟句之此余能無滋幸矣乎爰
記其始末以刻石而寘於座右

督學按臨免鋪戶門差碑記

劉運鰒

南陵人

古者力役與田賦準而周官所載下地不與上地同役中歲不與豐歲同役斟酌變通誠慮重爲民累也三代以下唐之祖庸訓最爲近古洎宋世而差役僱役各持其說以相是非要之張弛之宜務在便民焉爾我

聖朝監古作則賦役全書盡除勝國季年苛政在陵言陵則縣屬上游左轄爲南北之衝制府撫軍與藩臬諸司軫蓋之所必經前此嘗苦驛遞過客支給冒濫操江李公痛加裁抑入告以紓民困今石簾亭鐫勒諸目可考也康熙六十餘載薄賦輕徭深仁厚澤徧海內何止一陵會中丞徐公用陵士大夫請下條編法一切諸役並入錢糧令長自爲召集而民間若無聞知惟獨督學節使厨傳供張取諸官任輩人夫則城居厚戶應之此舊例也我邑侯宋公來爲政十餘年釐剔振興不遺餘力一日學使至吏請徵發諸戶戶率一人公詰之以成例對公曰不然夫諸役之入條編久矣而茲取諸厘不藝且吾寧獨以縣民不使承值者求賂以滋擾也立罷之邑中雖然初四城司啟閉有官有役矣又以民戶助守三水門則以民城西北有臺曰倚劍舊以遠曠少居人故設護廳署廣宜駐防兵額以民戶守茲三者惟紳士禮異不與其初

有功城池與縣治學校者前明時給免謂之帖于自餘悉號于弟兵公曰城門倚鎬吾封識付役加偵察其敢不共若水門無舟楫出入又不設警鋪無以苦蓋民露立良苦且餽完繕禾櫓矣彼何爲者牙墻之外西北環營房民避倚劍亦無庸也昔罷之邑中更驩然公乃諭衆曰縣有縣事令長承朝廷命以臨若若可玩忽乎昔人聞更鼓分明謂善其職況鄰邑取道運金供餉吾約束俾宿堂側共以民戶助守如故皆敬諸嘗聞往役者下之義擇其可者上之仁易直子諒之心篤於內則寧靡已之祿不忍傷民之力而凡有微發所謂說以使民雖勞不怨非歟若夫不拘牽成跡使叱庶獲免於風雨霜露之夕不以無益之奔馳而廢有益則亦惟仁生明明生顯公之政於此可誌一斑矣邑人請刻其事於石以書來京師徵文謹據其實以記沿革之歲月公諱廷佐號翼菴襄平人以康熙五十一年來任久於其職而惠澤深宜邑人之弗也誼

重修城隍廟碑記

黃叔琪 知府

自京師以迄薄海郡邑咸有學宮有城隍之廟學宮者先師靈爽所式憑師儒弟子歲時周旋俎豆之側而講習肄業敦

化於是興人才於是出風俗於是成蓋基重焉而城隍神則
爲人禦災捍患且陰察其善惡彰焉擢焉以默矧守令之不
及固非他祠宇梵刹比也凡有民社之責者其可泄泄焉漫
視乎哉余不敏奉

命來守

是邦初下車渴神視事見廟貌圯側風雨間蔽慨然不寧於

心思有以葺之而時訕未遑逮及也歲甲辰敬先脩郡學乙
巳夏工竣爰集諸紳士於庭告之曰諸君上棟下宇以安厥
哲實惟神之惠而成隍廟歲月滋久頽乎歲矣是用爲思錫
俸倡脩余不敢吝應諸君共圖之諸紳士退而語諸耆老各
持懸戶告焉衆聞令若勅緒錢雲輸百大甍集始於乙巳秋
八月四日訖於丙午夏四月十五日檢與孔飭丹麓率新寧
奎運展肅乎其嚴肅乎其靜也寢宮前各旁增三楹其後齋
庖具備前殿則降諸侍從省款之像於階下兩廊儀門外左
右列六邑諸土神虎而移聲敬前神之臺於前門闕以楫楹
神以短道昭等威明貴賤防衰越也而自戒墮神以及諸神
像形儀輝煌巨細咸飾於是劉古相率謁神前敬告落成得
颺言於衆曰余之汲汲於茲廟者誠以明有禮樂幽有鬼神
行陰陽而成變化庶幾雨暘無愆時和物阜邦人士其長享
豐豫享順之業乎雖然猶有進傳曰務其三時修其五教親
其九族以致輕祀然後神降之福惟德焉召之爾豈曰廟之

既新我將我享遂足以邀靈昭我邦人士其敬之各散爾身
欲海爾子弟非修厥德以迓神庥則謂茲廟與學宮相輔而
益彰可也衆曰善
遂書之以爲記

募移建標紙廟合文山文公廟序

李 猷

標紙廟在北郊五里許里民追思張公功烈奉祀建立文山
祠舊構城北宛陵驛今爲廢地薦紳諸公方議修復二公皆
保旄茲土道澤在民不忘者也按張公四川成都人宋建炎
二十二年知宣城夜夢夢陵陽山土神告大水將涇城郭宜抵
橫瀾求救老人次曰公抱民籍以候果如夢老人曰吾奉
帝命不敢違公遂投波捐軀代民水頓消城得不沒文公則
以一身收三百年養士之功立憐恤祠師表奕禩於咸淳庚
午知宣州事振新廢務表式先賢踰月還朝勅農詩章摩獎
輟思至今澤洽於民者深禋祀均宜並享乃標紙名存道左
數株飯羊一線無方丈住持遇水旱則民舁像詣壇祈禱而
棟宇垣墉浸以傾圮文公祠際地數弓亦僅存郊北乾隆元
年余承乏來宣每用公遺教亭古道目擊張公荒廟墮側徒
摯欲重新廟宇式廟堂基愧綿力難成幸文公祠衆議修復
竊思張文二公同爲宋臣同留遺愛祠廟相距咫尺崇祀合

一落成自易剏余生籍洪都與文公吉安故里爲鄰郡隨親
宦蜀甲午忝乙科復爲張公梓里今仕得與二公同方或瞻
拜遺像或竊聞遺址觸景興懷低徊神往且先王父季父兩
代殉難皆荷

國恩崇祀昭忠幾與二公之慷慨沈淵從容就義同一轍乃亭遠
侯爵謚雖褒揚自昔流惠在民世已遠更未獲與山川神祇
暨臨難死節者比而文公之祠僅存荒址撫念今昔更不能
不感慨係之今若合安二公神靈贊襄到治福國庇民且昭
答遺澤誠當務之急一舉兩得人益樂於趨功第有廟需僧
需出望其垂久謀畫未可不周也敬告同人共勸厥役

新建陵陽廟碑記

祝宣同知

古者有功德於民則祀之能捍大災禦大患則祀之惟神職
司土穀驅蠱蠱而寧幹年捐獲贖而又區宇婦子恬熙仰賴
麻蔭功德彰矣而其捍禦之績載在郡乘更有屹然不朽者
焉宋建炎朝成都張公知宣州神忽見夢謂此地當淪陷繼
公起而拯之民其魚矣詰朝水暴至公乃抱冊自沉卒挽天
意濤波帖息是拯溺之功張公身殉之而神實發蹤指示之
也昔蒼水使者授禹委宛之書用能鎮支祈貪海若告厥成
功茲以神之精氣所到遂回狂瀾泰低柱顯燦幽祇其事適

相類是宜金鑄壽宮圖雷翠珉者歟廟峙陵陽長維故制猶
模下窄不足以掛皮妥靈而又梁桷赤日修刻六
祀紳士暨合郡僚屬咸請於余曰明宮齋廬神所式憑御若
瞻臨於是乎在敢不祗肅願開檀施啟全模夫舍舊圖新固
余志也乃卽共旁拓基而締構焉凡三閱月而告竣噫世之
所崇雜還邈福於神惠者在在皆是也而茲獨傳其軼事迄
有餘思非所謂炳炳烺烺垂世載其英者乎爰書詞而鐫諸石
其詞曰神功赫濯績懋保釐茫茫黎庶百六運期示夢州伯
拯此阨危稔稔充災坎之熙熙齊宮肇闢繡栴雲槐士女和
惠駢闐來思我民報祀兮無怠其始自今兮欽於世世

重修敬亭諸勝蹟記

楊廷棟

宣城人

敬亭自謝李相繼賦詩遂有名天下山半殿閣亭榭錯立竹
樹中供游人登眺歲久以次就圯邑人詹上彩蜀棠錢三百
緡脩復之凡四所曰雲齊閣曰大佛殿曰靈巖居曰山門仍
其址而壯麗之與巖壑相輝映凡來游者由山麓盤旋而上
磴四五折崎且迂兩股罷憊苦不支上彩創一亭道半得少
憩顧曰穿雲俯瞰深淵兩過瀑飛亦入山一巨觀初山主僧
持郡公獨募因出樂助者蓋寡上彩非素封子輒慨然無吝
色糾工庀材始於乾隆戊午夏終是歲而告竣厥功甚鉅上

彩里稱義門合五世食指數百獨力墜給行足範世復雷心
風雅黜綴名山爲謝李後勁宜書其義舉爲將來勸抑茲山
有樓名額珠者更在雲齊閣之上毀於蛟故址僅存距今十
餘年未復天都明經汪成龍捐貲重構殆聞上彩風而踵起
者上彩字予懷受職未仕兄彬舉
孝友才能任貴州軍民別駕云

重修郡學碑記

程侯本 知府

今上御極之二年侯本奉
命守茲郡每於恭謁文廟見殿廡堂門率傾仄敝壞而學博皆賃舍

棲止輒慨然不自安我

朝廷崇儒重道興學校以育人才現奉查凡有學宮應脩之處詳
估興脩以廣聖爲工民觀瞻之地也宛學經先後估報而動
司馬視公兼告諸都人士將廢治金範照集腋成裘適有急
公慕義徑邑侯通州同吳最者趨郡告余口設有心久矣奈
帑遠恐贖料鳩工不其便今明府志在於斯一切工料之費
晨願獨輸惟冀遠賢而諸工事者以經理之余聞言心喜卽
數備銀交貯宜庫復詳明以宜州衛掌印李君暨宜邑紳士

詹上彩歸大斌督理辦料興工經營籌度夙夜勤勞不數月落成向之傾仄頓徹者皆堅整完美輪奐輝煌并建學樓正副衙齋各一宅於舊基於是乎興賢貢才有地焉不負聖天子尊崇祀典勸學宮以肅觀瞻于時余適以疾告歸里董事諸君副記於余用是述其大槩紀其歲月是役也而庚申夏四月是夕十二月告竣捐貲費二千三百有奇蓋涇邑侯選州同吳故也統馭其事購置府部司馬關八立儀侯本也專督脩造則宜州掌印邵成李君故宜邑紳十居上彩歸大斌也襄理工務則學博高允中張灝宜尉竇漢也倒得並書

重修學宮記

蘇一圻

旌德縣

國家敦崇先聖尊禮師儒令天下學宮咸以時脩治加置祭器樂器務使禮明樂備大典倏隆人知向學士各遵經意至雍正間按旌學建自宋崇寧中嗣後歷代遠徙屢加脩建余自乾隆五年來蒞茲上首闕里廟見大殿漸頹兩廡將傾而致論王君又以邑之人文過鬱已久謀欲改葺而苦於財力之無所出也華坦郡庠生方璧者慨然捐貲獨力任脩于因從容爲之具詳各憲經度規制擇吉鳩工重脩大成殿及東西廡前爲戟門又前爲泮池爲櫺星門左右各宜鄉賢二祠門外

東西兩坊最前爲照壁卽於是年九月興工越明年十月工竣共糜白金一千三百兩丹雘刻樹煥然一新池上石梁架空如飛虹布彩春秋禋祀芹藻生香猗猗盛哉誠勝舉也是曷可以無記余竊以爲夫子之德統三才而冠百王不待言而尊夫子之禮歷代雖迭有增加要莫如我朝之盛士之嚮風慕義不憚費己之財勞己之力感於誠而興於化又莫若吾旌之盛方君獨輸己貲振興學校又存田若干畝以爲學宮嗣葺之費其用意亦良厚矣工垂成而方君歿其家君郡庠生蛟率其弟若姪終父之志復爲後園愔愔以學校爲念吾卜方氏孫曾沐浴吾夫子之德涵濡乎聖世崇儒重道之化必有聯翩而起爲邦家光者予能無厚望焉

重建濟川橋碑記

祝宣同知

按郡志古宛陵郡之東跨宛溪有二橋一名濟川在陽德門外一名鳳凰在泰和門外隋開皇中刺史王公選所建唐李白詩所謂雙橋落彩虹者是也其濟川一橋宋元符中郡守劉公理重構更名永安向爲浮梁屢脩屢圯明正統中樂安袁公旭來守是邦軫念病涉易以石橋與鳳凰橋並建焉國朝孔公貞來莊公泰宏相繼視郡各有濟濟二橋功績第流溪

迅駛洄洑刷蕩石址沒於今戊午秋濟川橋忽圯余分守
茲土攝理郡篆爲念是橋當徽發江浙往來孔道不可以廢
而莫之舉也爰撰吉鳩工閱郡士民駢闐歡會庀器具浚
時礮鼓宵勸經始於庚申孟冬不一年而落成袁公舊規石
欄空濶周匝四圍其上去來車輿無障礙頗稱壯麗惟俯視
橋門洞若見底蔑以固其厚址游波振清穹溢崩聚激隨柱
礎率致頽壞余與宣邑張君周察勢便具爲規畫洞底四旁
發以石板表廣密緣基弱固護龍蹲虎踞橫殺衝波同河曲
之掌龜希厥跡於不泯固已大爲之防矣又故制洞門五空
規下窄侵濫隈墻雁齒排拶矢激湍悍淪遽崩迫礮岸爲之
墜落礎石爲之摧碎理或然也今易五爲三洞減則廣廣故
涯疏豁銜豁開水勢利導無復與厓崖相逼庶津梁永濟乎
橋面增高五尺慮溪潦浩汗猥至踰軼也非侈曩規詎誇今
制要惟爲士民期於永久至其他制度則悉如袁公始建不
復有所更張云

重修濟川橋碑記

張大宗

宣城知縣

寧郡濟川橋在大東門外與上流鳳凰橋相望太白詩所謂
兩水雙橋也橋當由郡至浙之要津隋唐以來皆聯舟以渡

明正統間郡守袁公易以石厥後屢廢屢葺今圯於乾隆三年復聯舟爲一時計然溪匯宜寧二邑諸山之水繞郡而北以達於江每水湧纒絕歲數四壞行者病之四年冬余旣下車懼教化政令之未克舉弗敢以是役先輒心誌之越明年行春至其所太守程公以爲言余竊思之是亦令事也其議行之謀於衆首捐以倡費遂集乃經始於五年秋擇邑之老成尚義者司出納以董其事橋故五洞址窄不足以撼水今改而三拒水之砥深入數丈皆築板厚木畚土見底以費之巨石山壓鏤鐸鱗比一址之費已半於橋迄七年五月而落成工付之費三千二百兩有奇崇廣視鳳凰橋而堅鞏則過之是役也捐者皆奔赴最多者爲邑貢生許誠家纔數頃之產而捐獨五百金司事者爲邑之士周必英胡應標係居人士朱守孟季永鉅葉兆芳皆不避勞勩終始弗渝而旌邑貢生方誠爲尤甚二年之間藥家不顧自食其食以寢處於橋之左心計手擘揮汗冒雪無有暇刻以迄於成又世所難是皆不可以不記

平糶記

蘇一圻

睦姻任卹緩行也其教薰於周官大司徒而風行於鄉州族黨之地大率平時貧不候富富不棄貧猝遇凶荒貧免流離

米昂貴勤思民莫大懼無以副
之心則必履天地之祐真氏此言至爲明切然今之知此意
者鮮矣乾隆癸亥歲之夏四月范中丞燦移節皖城正值穀

失所之憂富益豫大豐亨之象善氣積爲嘉祥風雨和甘民
海康樂胥是道也善夫西山真氏有云人之貧富雖有不同
推厥由來本同一氣自古及今能以惠卹爲念者其子孫必
賢門戶必興蓋窮困之民人或忽之天地憫之我前合天地
之仁則必履天地之祐真氏此言至爲明切然今之知此意
者鮮矣乾隆癸亥歲之夏四月范中丞燦移節皖城正值穀
米昂貴勤思民莫大懼無以副
出餘粟以給鄉鄰親族待食之家旌德小邑也僻在萬山竹
木穰漆之饒遠遜他邑土田所出不足供半歲百姓尤困乃
有南鄉江氏呂氏譚氏王氏諸大姓已於正月雨雪後公獨
設米施諸貧乏或一月或二三月復各贖金購米減值平糶
先其宗族次及庶姓而城鄉各大姓亦聞風興起出粟平糶
如南鄉復口計口給米五合不責其價在平糶之外蓋自大
中丞下車以來雖僻陋猶知向風慕義若此計姓凡二十餘
家平糶米穀凡七千四百餘石人獲贍給得無苦饑饉者萬
幾千口嗟此亦卽周官睦嫗任卹之遺風與謹以其其事上
之中丞曰善亟勒石彰之以風後人

懷謝樓記

長

贈

通判

宛陵爲南齊謝朓舊治郡齋後北樓卽謝公休沐處也而通
判廳有樓三楹虛敞旋旋起去北樓一牛鳴地疑卽舊所謂綺
霞閣者樓之高聳與北樓相亞山閣如屏合杏橫簇於眉黛
間而歲久日圯頽垣雖陳僅有存者瞻倅郡十餘年節縮歲
之祿人爲之易腐柱傾加以塗墍脩葺旣備頭復前觀顏之
曰懷謝樓樓之下脩廊曲布闌楯四周重閣洞開窗牖互映
宛然中流畫舫中也樓故東面易爲南向從形家者言當離
位也樓之上拓其東爲平臺迴瞰北樓可揖而語也樓之旁
構小亭曰迎旭按圖景云麻姑曉日亭與麻姑相值蓋取諸
此也竹樹掩映菱荷披拂謝公詩所云窗中列遠岫庭際俯
喬林者廢幾似之矣史稱謝朓吟嘯自若而郡亦理瞻之不
才何敢跂謝公於萬一而幸爾名賢慰息之地得此朝夕委
蛇其間景前嶺慕往哲登斯樓也不勝高山仰止之思焉此
則瞻之所每懷靡及也夫

重建太平縣儒學碑記

宋 敦

知府

國家重熙累洽人道化成文教章敷多士雲蒸霞蔚已百年於茲
矣我

皇上崇儒重道稽古右文尊崇至聖尊卑靡已一時天下學校靡不
思整飭維新如屬邑之太平亦其一也按太邑文廟舊在縣

治西至朱嘉祐中縣令孫君覺徙建於縣之東南爲明倫堂
後爲敬一亭黃山三十六峯爭奇拱秀羅列簷前麻川富溪
諸水環繞左右偉人秀士接踵挺生明成化間邑人貢生蔡
廉申益地擴基增其式廓

國朝順治間蓋兄康熙初令陳君恭復募鼎新二十一年壬戌生
員胡師靖等又買學前陳祠擴建照壁越三年知縣賈君有
福捐俸同教諭勸募重修大殿廊廡門墻及明倫堂等處方
重修時鳩工伊始忽大水有巨木浮於東門外因取爲梁觀
者以爲神助嗣是科甲游登文運大振不可謂非盛事通以
日新月故雖復脩葺不一然明倫堂竟傾圮草弗勿治請誦
無地忠義祠堵前偏塞科第亦久寥寂邑令楊君大漢與彭
君居仁司教陸君宏緒暨徐君若用裕怒焉有憂之爲遴選紳
士胡紹虞方雲從孫維藩趙佐理張鍾瑞黃振采胡世傑項
之亮黃肇麟孫鳳翥項維經張鍾瑤孫貞方雲龍李文周家
相王紫電趙豪等設法勸輸邑諸姓踴躍奮興爰迺庀材鳩
工支傾起仆鼎建明倫堂移忠義祠於堂後卽其地創魁星
樓兼庠經籍內則飭治道途明禋肅事外則綜以周垣塗茨
丹雘前之黃嶽若益增高麻坡諸水若益加深闢閭閻賑
閭安堵於乾隆十一年丙寅經始越明年丁卯落成客秋學
宮叢桂根旁茁芝艸敷華今夏復有童雉五色集奎星樓柏

樹迴翔騁援弋以供聖在昔前明嘉靖三十九年歛學泮池
生臺閣蓮次年辛酉詳文穆公國發解南省乙丑中會魁至
建極殿大學士成化庚子八月杭州郡學有一鳥五色飛入
明倫堂喧聚縱觀以爲文明之兆是科李東崖亦卽以易經
發解浙省甲辰廷試遂以第一人及第官至吏部侍郎今太
邑有事贊舍而乃丹桂蟠根蒸藹芝苗樓前古柏難顯文明
此非其兆與況杜荀鶴舍前椿樹生芝明年及第因號之爲
科名草雉又爲士子執贊之先資吾知太邑之多士必有應
運發祥羽儀王國將如格制之裴恭以鳳之雛帶其可翹足
待矣而余則更有進邑之先哲有訥溪周恭節公初與鄒山
楊忠介公秦和劉鳴川公皆以理學節義文章爭光日月以
波蒙難艱貞翁共日夕講學不輟茲爾多士當邦隆盛世文
教阜興恭節爲其難諸生爲其易於以發山川之淑秀奮經
術之光華企美前徽致身朝右處爲純儒出爲名臣期無負
於今日諸公懋懋整飭學宮之盛意余忝守斯土樂觀厥成
亦有厚幸焉是爲記

育嬰堂碑記

祝 宣 同 知

育嬰堂制於何昉乎昉於漢詳於宋按漢章帝時始設嬰兒
廩祿以及生子之不能養者此育嬰所自始然莫爲之施也

皇

至宋設慈育局局有乳媪媪有常廩而育嬰堂因是以名我

時廣寧門外普濟堂賜額例仍飭各省屬於通都大邑量力

皇

上深仁厚澤治於民生議蠲議救議賑不一而足保民如赤之懷

直隸漢宋而追三代矣願育嬰堂所在多缺何欲為役大則

經始難為期久則規遠難司支納之籍嚴內外之防杜冒濫

之弊種種責焉是以當事慎之寧大郡也生齒之繁甲江左

而故未有育嬰堂歲甲子紳士耆庶某某等謀與是役而合

詞以請於宣宣乃倡會郡僚推有同志乃捐乃募乃購為姓

天

民房壹業葺而新之將以次第舉適宋公敦奉

心也乃獎董率乃覆出入乃加鞠聖乃召鞠育兒有媼媼如

千人人有虞虞如千數月一再給以朔望期仍以其美置田

如千畝俾老成者一人籍而掌之而堂於是乎落成竊惟古

先王老有所終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有養而初不聞有

棄子之禁豈先王慮未周歟何後世自戕所生之至於此極

也且嘗考周禮秋官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

於版異其男女死生三年大比以民數詔司寇獻於王王拜

而登之天府典蔡重哉豈意未流俗敝殘忍若慣乃至富者

以溺女爲常貧者並生男不舉養而籍於道者歲數數也悲夫昔鄭渾爲政禁不舉子貢彭至舍盜不按而按城北之婦彼誠知所務異乎俗吏之爲之也顧寧郡養濟有院而有嬰莫爲之所恤及於垂槁之羸乃忍棄夫方難之穀謂仁乎京畿首建而省屬莫舉謂令乎天殺胎物有禁也而民莫與孩其母遺生成之憾乎則是茲堂之建豈敢自爲德亦仰體存老恤孤之至意而籍手以輔養濟之所不及云爾若夫可大焉可欠焉則紳士耆庶之責斯特共嚆矢余於寧能無厚望哉堂爲左右宅者二虛一以通出入焉又進樓二楹又進廉三楹其左門一楹進爲廳三楹又進樓三楹徹而通於右又進涵齋在焉垣周之是役也始於甲子之三月竣於丁卯之十月屬某某等請一言記顛末維宋公亦嘉宣之首事茲堂而樂觀厥成也俾勒諸石

成志橋記

梅毀成

宣城

吾郡屬邑太平故爲僻遠然界於池熟自皖江及新安浙省咸取道焉山勢峻險豁谷阻深夏秋之交山水陡發病涉者所在多有顧其地非衝要雖病尙少若東鄉自折嶺而下淋灘以上乃數郡必由之路峭壁四立崩剝迂迴其中惟洗脚

嶺嶺前捷徑特下臨深谿石齒鱗繁竹筏不能施向故有木
橋然水漲輒冲去橋去則路絕征人不得已攀藤附葛盤旋
於四立峭壁間既勞且險病者蓋衆且一歲之中不知幾苦
此矣鄉之崔姓于邑爲望族其庠生名英者嘗睹此而心憫
誓易木爲石以濟人旋以病殂志未遂也其子國學生上春
字德菴痛念之節衣縮食經營會計審其貲可以集事迺鳩
工聚材經始於乾隆八年殫心盡力越五年戊辰八月工乃
竣計長一千八丈川銀四千兩有奇予親家兩君別駕卽德
菴族叔祖也嘗爲余詳述其事余聞而歎之是殆可謂善人
可謂孝子也已爾蒼曰非獨此也當橋成時或謂士民於地
方公事損費至千金上者例得上請議敘子曷不以聞於官
府德菴曰否否吾建橋以成吾父志耳非爲己叨榮地也曷
請爲余聞而更重之且有惑焉夫世之人重財輕義者衆矣
孳孳焉惟日不足率利是圖耳卽間有豪舉之士不惜厚資
旋邀顯秩乃罔題名而舍利究之私己之念正與嗜利者等
今德菴之建此橋也但知成父之志而不肯藉以博美稱古
所云善則歸親又曰爲善無近名其是之謂乎以云孝子善
人不謬也因樂爲之記且使過斯橋者均有所觀感而興起
焉

重建試院記

雙慶提學

試院爲衡才地地運之盛由於人文之盛地弗靈於人也使

商命視學

上江按臨宛郡郡守率多士以改脩試院請其後汪玉堂

說者謂其面圖圓於地道不利夫宛陵代多賢達未始非自

士幸生右文之世

國家培植人才至優且渥使者三年再試比年一試用以規文教

之興士風之良凡慕義強仁者胥鼓舞奮興於其間然後知

此地之重且大至士之樂有於中者不惜捐貲財費指畫以

朝文運之

隆觀感振興其沐浴之源深也汪生秉乃祖遺言與其

伯叔汪觀瀾汪鏡汪國釗四分公輸銀計六千金一時鳩工

庀材既移建司獄於府治而頭門官廳及文場號舍次第修

置燦然可觀工既竣太守宋君請余作記余既喜汪生之孝

友一門而尤喜其急公向義有以樹表士林汪生可謂賢矣

夫莊子之言大鵬也曰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

惟士氣厚即飛黃騰達之基試院之丕新固茲郡人文之所

致其所以肇鵲起聯翩之美者非地運實轉於茲而茲特有以培地運爾宋君守此邦有年其化導之功自有在余以采

風滋止宜

王德教以伸獎勵與多士共深鼓勵之方實不敢辭因援筆而書之於石

重修試院碑記

宋 敦

自督學有衡文之寄而試院為校藝之場舉凡賓興黜陟辨材服官胥於此乎始基焉我

國家重熙累洽加意作人妙選詞臣專董學政重以大江南北道里遼濶分設兩使就近按部俾茂科兩試生童無跋涉焉候之難甚盛典也宛陵名勝與區人文輩出轄六縣一衛並廣德建平二州縣在郡附考統計生童不下萬餘人而衡文之地因陋就簡何以肅體統而伸士氣夫非守土者之責耶粵稽寧郡舊有考棚二一在旌德一在郡城皆係察院舊址自兩江分設後學使者不復詣旌而郡城察院遂為督學專署余游事初適值歲試職司提調暇視試院地勢湫隘其大門偏向東開偏背乖方儀門偏近府禁衛制未協詢於介衆僉曰形家者有文星掩曜之說取徑偏仄生童進試時擁擠喧

摩莫可禁止操鑑者竭舍儲居吏不待言矣爰同僚屬輩亟謀所以更新者旌邑汪生觀瀾同弟任輩起而請曰此某父永年遺命也敢不竭力興脩以成使君之志余以工費浩繁未之許也生請益力余爲請於上憲肯報可汪生庀材量工躬親操作經始於乾隆十四年四月初落成於本年十一月杪不費公帑不資旁貸計費六千金有奇是役也大堂後廡悉仍舊貫而鼎新之售尤姓民房三間增建閱卷樓上下共十四間左右書堂各三間庖廡畢具別購他屋易置漆公祠地展拓東文塲號舍計東西各設坐號一十九路共二千一百一十號棹梁整齊坐地寬廓有除道以通出入有箭廳以習校射移司獄司於府治後軍儲倉之側改建大門南向雖位外置東西官廳六間府屬州縣師儒巡捕各有次舍堂左側設書吏房若干間門以外前左右班房若干間胥役卽次如歸規模巍煥街道開闢士子魚貫而入彬彬有禮學使者自公退食從容校閱不患燥濕寒暑猗與備矣天下事易於衆望難於獨任如汪生者可不謂難乎哉告成之日余方上其事於臺司詳請入

告爲尚義尙文者勸汪生肅而謝曰此吾父志也亦以成使君之志也其何敢市微勞而邀天寵乎其自任毅然其自視欲然不伐其功不責其報此其度量尤

高出於尋常萬萬者余聞汪氏一門節行為閭里表率子若弟聞詩習禮能世其家昔吾鄉范文正公輸其宅以爲學宮其子姓科第簪纓至今弗替汪氏長發之祥余於此舉觀之矣今

聖天子闢門造士聖人文以化成天下汪氏弟兄叔侄間風嚮義善成父志而又無憚榮計功之心異日者移孝作忠懿俊量才之選非汪氏之獨與余喜於籍手告成而幸此邦多士之得所寧宇也遂爲之記以樂觀其後云

重修鄉賢祠記

貴中孚

宣城知縣

宣州江南之勝區也或出或處代有閩人豈人以地而特秀與然吾聞山不在高水不在深苟賢者在焉斯足以壽千古至今訪小謝之遺樓跡謫仙之舊境輒令人徘徊瞻眺而不能去矧復名賢之生長而組豆者乎孕玉山輝懷珠川類有自來矣邑之鄉賢祠建自康熙丙申之歲垂四十年廟貌傾圯乾隆辛未夏余宰茲土操刀初試思欲尋古昔之衣冠每當春秋瞻拜望几筵而願有以整葺之時節因緣志未逮也有章生斯盛世德永謁從容語及慨然獨肩其任蓋祠之建本於章君孝廉振世生乃以後裔而克紹前烈余固喜得藉手以觀厥成也爰與之鳩工於今夏仲落成呈其冊二并錄

前使君杜公碑記及祠內有主而志闕畧者數人請詳載入府乘因求記於余余惟名節之昭昭事在前大業留天壤雖以夫懷璧終不能匿其光况紀述纂備亦何庸置其喙哉然使相上立祠不數傳而倡義者存莫繼不且嘆後人之不古若乎今章生乃能窮厥先志雖無老成尚有典型夫亦在廟之靈爽所式憑焉者耶是不可不記也丙申之前奉祀者主七十有九爵位所書亦有訛舛者章生乃一一參考而訂正之又復爲後之請祀者二家立主以奉祠祀斯亦可樹之風

重脩崇聖祠碑記

我夫子金聲玉振繼往開來其古今廟祀如隆所以志高山景行之思者夫固踵事而增華矣在昔哲王猶慮本源木本之無以溯所自也爰重追王之典躬爲崇聖祠禮明樂備至本朝而盛此宣邑之學自前明一再建迄今所而崇聖祠則特設於廟中於祠之右自前明一再建迄今所而崇聖祠則特有餘年而陳守之哲且崇古義不可以旦夕待余宰宛二歲日復於祠而求得所以稽負之方今年春進此邦人士而謀之咸願糾全志協衆力一新廟貌行集事矣獨吳生國偉敏

容而前曰學宮爲禮教人文所自出而崇聖祠尤大聖人之
所自出也倘使根本之地蕪穢不治其何以爲萬善勸國偉
力雖謹敢不勉勉獨任以導此先路耶余方樂誦君子之勇
於好義而彌嘉吳生之知所急務也乃慰諭而獎成之尚三
月以竣工告余從太守後暇日展禮則見夫摧者壑之朽者
易之傾頽而滲漏者糝之葺之丹碧輝煌煥然改觀有不能
不美程功之速經埋之精者益見
聖教覃敷入人深而感人切良不可以管窺蠡測而此邦人士平日
之沐浴涵濡有闕厚矣吳生之善不可沒繼吳生而起者其
善顧又可量哉謹次其終始之由以勒諸石俾世守心乎源
本者固有其人若夫鉅工驟奏
度越前休則余且濡筆以埃之

重濬北城濠水故道碑記

寧郡東北城濠爲宛陵溪源出新田經嶧山之陽而句溪諸
水入焉爲衆流之尾間也城中水利西有珍珠河志載出西
南珍珠塘北東環府後木直街出鐵牛坊水埭門達於宛正
德間改從西北溝沿運東嶽觀側出城北東行入宛非復故
道矣第按珍珠河北注從東嶽觀後埭門出城其西築高壩
以捍之約之沿城北行次繞西頭海過北關城濠又東至鐵

仙橋入於宛溪考之地形家言以隨龍包絡形勢方位盡善
前人改制厥有深意我

國家百年涵煦戶口日繁北門吊橋深梁蓋建民居竟等關闕致
下流日壅域中水積泛溢爲害遂有挾埧門外西埂以殺其
勢由缺口而出別土橋建甌而下鐵仙橋以橋各處幾至淤
爲平陸矣民甚病之且深池之義謂何乾隆十七年三月甲
橋民坊災遂擬乘暇開濬不令再行復建請於郡守宋公司
馬祝公允紳士吳璟侯等之請行查請詳當經覆請遂將埧
門外古埂補之沿城淤塞濬之弔橋城壕則請復之侵佔造
房則永禁之一時羣情踴躍畚插手先不數月而故道井然
城河之水由埧門東行過鐵仙橋入宛溪矣從此各爲歲漚
則事不煩而功倍因爲之勒石以期久而勿廢

大成橋碑記

郭如阜

太平知縣

大成橋者崔生啟後與其族叔國光暨侄上脊所重建也其
先爲永鎮橋又其先爲洪潭橋凡幾廢興名亦數易前人創
義捐脩著文勒石歷載邑乘中至是而更名大成蓋將集
前人之成而擴大之其名稱其事不可不傳余不敏忝蒞茲
上樂崔生之好義而薄利濟於無窮也謹爲次而記之蓋橋
臨大河乃黃山箸嶺諸水漚衝之所而江浙楚越豫閩廣絡

釋之要區也自康熙戊子蛟發橋傾基址日就蕩滌往來病涉者垂四十餘年夫前人有行之後人弗克成之是古今人不相及也顧工費鉅民力絀厥成艱哉將錙銖募丐敝敝焉執人裾而進再三之辭雖身任其勞其功較淺而成亦不易崔生直古人哉不恃衆舉不惜巨貲叔侄三人毅然協力而成之傾廢之業煥然復新嘻可謂盛矣是役也昉於戊辰之仲夏竣於壬申之仲冬計費九千八百餘金而往來衝塞之區乃得各遂其坦然履道之樂倘非崔氏叔侄力行利濟出於意之所誠然雖家庭間迫而致之且無如之何此自爲洪潭爲永鎮以來又一大興廢之會孰謂古今人不相及哉至其中功尤足難者前崔生上春獨力數千金捐建洗腳嶺溪河橋已告竣至是復慨然助貲襄巨工方工未成前邑令申其事於各上憲疊奉褒予并飭令叔侄三人勒名旌善亭左以示獎勵茲余復課其貲費造冊告成上憲聞之喜可知也况夫親任茲土而樂觀厥成哉不朽之德余於崔氏叔侄有厚慕焉崔生啟後字仲虬係監生其叔國光字賓五號拙菴係貢生任上春字德菴係監生皆本邑東鄉國人素有善行爲鄉里所推許所建橋面兄三十二丈濶二丈一尺高四丈三尺洞五每洞口三丈七尺又以餘貲平治橋邊石路計八十餘丈更名大成洵乎其大成矣

雙溪橋記

宋 敦

寧國古宛陵郡也郡以水得名宛水繞郭迤東合句水而北
又東爲雙溪溪爲往來孔道溪流湍急一遇霖潦泛濫不知
畔岸行者濡首病涉橋之建也始於明正德四年主簿李君
文捐貲創造民咸德之因名其橋曰李公橋實待詔汝成記
其事侍讀施閏章復泐之於碣以志不忘自時厥後一葺於
司理張君再葺於陳君迄今百數十載橋下北趾被衝
陡深一丈餘橋孔傾去兩大半洞橋之上欄杆石面罕有存
焉商賈行旅時切漂溺之虞向之所謂扶輿拔蠓腰鯨背
者行且蕩爲巨浸矣釋是不修李君之成績不幾於泯滅乎
余典郡以來顧視感然而貲費無出又苦於無產可蠶會臺
司撥行勸諭爰乃協同邑令詢於介衆皆以爲便遂擇紳士
耆民牛之材善可信任者共庀其事而生員劉受祿實董其
成宣旌二邑士民輸將恐後度材命工量能授事余亦以時
至其地稽其勸諭謀其毀最經始於乾隆十六年十一月之
望斷手於十八年之六月計於橋北脚下斜封石壩一十三
丈有奇橋之下補洞石四欄杆具備其工費一千兩有奇是
役也不煩徵發不費公帑民不告勞力不告廣兩年之內翼
然屹然煥乎一新庶幾李君之成績不至於泯滅而民其永

賴矣乎劉生等請記於余余惟李君一縣僚幕職耳而能周力製造以底於成余之爲是舉也不能不借助於將伯余之抱愧於李君遠矣雖然余得藉手於紳士告厥成功以復舊貫則余之竊比於李君有厚幸焉而此都人士之竭蹶赴功驅勉從事俱不可以不書也遂從而爲之記時乾隆十八年歲次癸酉菊月吉旦立

重修關壯繆廟記

漢前將軍漢壽亭侯關壯繆忠肝義胆照耀千古其奉詔立廟也自北宋始自時厥後靈應懋著王封帝號歷代有加侯之廟食像設殆遍天下我

國家應天撫運懷柔百神而於侯獨尊崇備至郡邑所在奉勅建祠追封三代設立木主於後殿春禴秋嘗同日祭享兩楹之奠備物備器幾與

宣聖埒蓋侯之心地節旂與日月爭光乾坤台撰鬱抑於當年而大發越於昭代此天道之固然亦曠典所未有也寧郡故有壯繆廟在城南鼇峯前康熙年間郡司馬鄭君載熙所創殿廡門樓制度畧備閱歲既久傾斜支撐凜然欲壓春秋登享移設於城隅會館中委巷叢雜方位又復北面面背不合甚小稱

朝廷顯揚至意以歲之不易未遑興作比者時和年豐百廢粗舉
爰同宣城令貴君謀所以由舊者首先捐俸倡導紳士鳩工
經始正殿後廡修葺逾半而經費不敷未湏於成邑商金嘉
合等僉起而言曰脩復遺廟均遠神惠我儕素願也肅政協
力贊襄以昭報賽公其計之乎余鑒其忱重為所請乃為之
勾會計備俾樂輸者親董其事不以一錢假胥吏手散舞就
功不旬月而告竣祠廟肅然樓閣翼然堂宇歸然脩建後殿
三楹奉侯三代木主於其中又於正殿旁置齋室一傍為承
祭者盥沐所締構堅緻形髣髴蔚規模巍煥有加於舊夫宣
於三國時為孫吳丹陽郡或謂遺恨在吞吳侯之宿憾未平
也而抑知追封亭祀廟貌森嚴歷世相仍欽崇一致況今者
受命

上帝薩護

真主普天率土罔非賜履率然起敬實式憑之則侯之我將我享而
福祐我人民也不且暢然其滿志哉而又何說焉邑人曰善
請書之石以詔於後余嘉邑人士尚義仔肩而重喜宣令之
相與有成也遂繼而為之記其捐脩歲事諸姓氏具在碑陰

重修朗陵城垣碑記

陳應璩

知縣

國家承平百餘年四海又安金湯鞏固誠遠古治矣我
皇上御極之二十七載奉

太后安輿重幸江浙省方間俗爰咨各土重計守臣以城垣宜修進
制日可下其議陵在奏焉稽陵爲漢春穀區昔無城至前明正德間
胡尹置四門嘉靖之際却尹始建萬厯時沈尹復增之其規
制外輒內土今丈得率長一千四百九十三丈有奇高二丈
城爲上游山水涵繞分派流西南開徑城內合注北隅會漳
淮水以達江康熙五十二年宋公與邑紳捐助重修後數被
衝刷幾無完者前尹屢請於各憲皆報可未就役庚辰冬予
奉

命來莅斯土週遭閱視每念厥功維艱起癸未檄至乃按規召匠計
工度材估詳通拆全修制惟舊而功惟新樂輸者恐後報捐
者不輟共得金三萬疇撥濟者亦如其數經費既定延紳衆
劉融汪清劉岐王大鶴汪邦選何掄揚曹夢箕葉大薦等率
作興事若司土木慎厥材若任甄石稽其料若驗器具考課
夫勤惰予日與縣佐督察諸役自春徂秋天應於上雨暘者
也人懽於下作息優也不終歲告厥成老幼扶杖提挈來觀
乃欣相告曰白今以始其惟無疆之休惟無疆之恤哉維茲

聖天子復奉

三十年春

太后安輿來巡守臣以此復厥

命喜可知已帝臨永垂陵之厚幸與予之適逢與拜手以紀諸石